

第五十六章 梅園病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梅園在廣信宮之後，環境清幽無比，穿過天心台，便到了吟風閣，也就是此時小範大人養傷的地方。雖然是陛下特將他留在宮中療傷，而且宮中人都知道小範大人此次對於皇家來說，立了多大的功，但是一名男臣長住宮中，總有些不大妥當的感覺。範閑也深知這點，便隻是老老實實地留在梅園，對於各宮的來人相訪，總以身體不適推托了。

這時一位開朗之中帶著兩分憨氣的貴婦，卻熟門熟路地上了吟風閣，手裏牽著個孩子，身後跟著幾個宮女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發現是宜貴嬪，便沒有多說什麼，自從自己醒來後，宜貴嬪便天天帶著三皇子到這邊來坐，一來大家本是親戚，二來在懸空廟上自己救了老三一命，對方以此大恩為由，自己不好攔著，三來...範閑也清楚，這位娘娘心裏的打算是很實在的。

“姨，不是說不用來了嗎？怎麼今天還提了些東西？”他笑著說道。

依禮論，他總要稱對方一聲娘娘，但去年初次入宮的時候，宜貴嬪便喜歡範閑叫自己姨，喜歡這種透著份親熱勁兒的稱呼，範閑也就不再堅持。今天宜貴嬪身後的宮女還提著幾個食盒，不知道裏麵裝的是什麼。

“蟲草燉的湯。”宜貴嬪與他身邊的兩位姑娘家見了禮，毫不見外地扯了個墩子過來，坐到了範閑的身邊，說道：“不是宮裏的，是你家裏熬好了讓我送過來。”

範閑喔了一聲。看著側邊正在忙著倒湯的宮女們，裏麵有一位眉眼極熟，笑道：“醒兒也過來了。”

醒兒正是他第一次入宮時，帶著他到各處宮裏拜訪地那位小宮女。她全沒料到這位小範大人還記著自己，不由麵色微紅，用蚊子般大小的聲音噫了一聲。

倒惹得眾人都笑了起來，宜貴嬪笑罵道：“傷成這樣，還不忘...”

忽覺著這話不能繼續說下去，便嫣然一笑住了嘴，她年紀並不大，加上性情裏天然有股子憨美意態，所以極能容易與人親近，轉頭與婉兒說了幾句。又和若若聊了聊家中的事情，讓她們安心在宮裏呆著，範府沒有什麼問題。

坐在她身邊的三皇子。今日卻被以往要顯得老實地許多，更沒有抱月樓中的戾橫之態，低著頭，苦著臉，一言不發。隻是偶爾會抬起頭來，偷偷摸摸地看榻上病人一眼。

懸空廟一事，早已經讓他消了抱月樓上對於範閑的憤怒。畢竟當時場中，除了這位“大表哥”之外，竟是沒有一個人在乎自己的生死，包括兩位親生兄長大內，都隻知道去救父皇...當時若不是範閑在場，隻怕自己這條小命，早就已經斷送在了那名九品刺客的手中。

八歲的孩子，再如何早熟，終究也隻是純以好惡判斷親疏的年齡。三皇子此時看著範閑那張蒼白的臉，便想著懸空廟上範閑攔在自己身前，無比瀟灑的英勇之態，心中生出說不出的敬慕感覺。

婉兒看了三皇子一眼，詫異問道：“老三，你今天怎麼這麼安靜？”

三皇子嘻嘻一笑，說道：“晨姐姐，沒什麼。”

婉兒更訥悶了，笑道：“渾似變了個人似地。”

宜貴嬪心疼地看了自己兒子一眼，說道：“若不是範閑，這小子隻怕連命都沒了，受了這麼大驚嚇，總要老實些才好。”

範閑躺在榻上，不方便轉頭，隻用餘光瞧著這些女人孩子們說話，在醒兒的服侍下緩緩喝了碗蟲草熬的湯。醒兒拿回碗時，極快速地在他地手心上捏了捏，那指尖柔滑無比。

範閑微微一怔，知道這小宮女肯定不會在此時來挑逗自己，明白一定是宜貴嬪有些話想私下裏與自己說。他頓了頓，說道：“婉兒，你帶三殿下下去逛逛這園子吧...妹妹，你也去。”

姑嫂二人互視一眼，知道他和宜貴嬪有話要說，便款款起身，拉著有些不舍的三皇子往圓子深處走去，順路還帶走了服侍在旁的太監與宮女。

吟風閣裏，此時就只剩下範閑與宜貴嬪二人，隻是年景臣子總不方便單獨和一位年青娘娘相處，所以醒兒很自覺地留了下來。

範閑有些困難地轉了轉頭，看了醒兒一眼。

宜貴嬪會意，微笑說道：“從家裏帶進來的小丫頭，不怕的。”

“姨啊。”範閑苦笑道：“又有什麼事情，要這麼小心？侄兒身受重傷，剛醒沒兩天。”

宜貴嬪一揮手帕，笑著說道：“我不來找你，難道你就不想找我？”

這話沒有半分曖昧地情緒，隻是她算準了範閑此時也極想知道宮外的消息，懸空廟謀刺一事，實在是有些詭異，不止是宮中各位主子在內心惴惴，宮外那些朝臣們好生不安，就連京中百姓們議論起來，都有些深覺其異，飯桌旁，酒肆裏，大聲痛罵著刺客，小聲猜測著刺客的真實來路，竟是猜出了幾百種答案。宜貴嬪清楚，陛下想讓範閑安心養傷，所以斷了他地一切情報來源，而自己，正好可以幫助他獲得一些。

“不怕陛下責怪娘娘？”範閑似笑非笑地望著她。

“都這時節了。”宜貴嬪說話很直接，啾啾一笑道：“除了你，我又沒個人可以指望。”

範閑明白她說的什麼意思，宮中一共有四位娘娘有子，皇後先不慌說，寧才人、淑貴妃的皇子都已經長大成人，自有一方勢力，也就是麵前的宜貴嬪，家庭出身雖然高貴，而且又有範府作為宮外的力量。可是三皇子實在是太年輕。

他稍一沉默之後，將當時懸空廟的場景說了出來。

雖然已經從兒子地嘴裏聽過一遍，但宜貴嬪此時仍然聽的無比擔心受怕，雙手死死地攥著手帕。似乎擔心隱藏在侍衛裏的刺客，會一刀將自己地兒子給劈死了。

聽完之後，她恨聲說道：“怎麼可能有刺客埋伏到侍衛裏？宮中地侍衛三代老底都查的清清楚楚。”

“應該不是針對老...”範閑笑了：“我叫老三可以吧？”

“你是做哥哥的，當然隨你叫。”

“不是針對老三...”範閑輕聲解釋道：“也許那名刺客會順手殺了老三，但是陛下還是他的真實目的，姨你放心吧，雖然太子現在有些緊張家裏的實力，我和老二關係也不大好，但是老三還太小，應該不會被他們排作第一檔的目標。”

這話放在皇宮裏說。膽子確實有些大，雖然吟風閣四周並沒有偷聽的人，但是宜貴嬪的臉色還是變了變。有些不自然地笑了起來。

她最擔心的就是，是不是宮中哪些人對自己地兒子不存好意，此時聽範閑分說，將心放了一大半，然後便開始小聲對範府說起宮外調查的情況。範閑不知道調查的進展。她卻因為娘家地關係，在宮外有不少眼線，摸的基本上和真實情況差不多。

“宮典已經被抓了。”

範閑輕輕嗯了一聲。並沒有流露出內心深處的震驚，宜貴嬪用的抓這個字，那說明朝廷已經對這件事情定了性，不過也不奇怪，身為禁軍統領兼任侍衛總班頭，當懸空廟刺殺事件發生的時候，竟然不在陛下身邊！光這一條理由，就足夠將那位宮大統領踩翻在地，外加無數隻腳踏上。讓他永世不得翻生。

範閑更感興趣地是這個糊塗到了極點的大統領，當時究竟是在做什麼？

...

“他在京南四十裏地的洛州...用他自己地話說，是奉旨前去辦事。”宜貴嬪一邊說著，一邊流露出疑惑的神情，就算宮典要為自己開脫罪名，也不可能說奉旨二字，這話一捅到陛下那裏，馬上就會被戳穿。

“但至於去辦什麼事，監察院審了兩天，卻始終交待不清楚。”

範閑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歎息道：“我一向知道宮典這人耿直，但全沒料到，他竟然愚笨如此。”

“嗯？”

範閑搖頭歎息道：“既然不是陛下的旨意讓他去洛州辦事...那一定就是那位，可問題是出了刺殺的案件，他怎麼還能將那位搬出來當救兵？就算他搬了出來，陛下也不可能認帳，隻怕會讓他死的更快。”

宜貴嬪始終還是有些適應不了範閑言語的直接潑辣大膽，有些自苦地笑了笑：“這些事情...咱們就別管了。”

“是啊，我們可沒資格管。”範閑歎息著：“葉家這下可要倒大黴了，刺客的身份查清楚了沒有？”

“第一個出手的刺客，就是死了的那名九品高手。”宜貴嬪眼中閃過一絲後怕，“聽說是西胡左賢王府上地刺客，已經潛入慶國十四年了。”

“怎麼和西胡又扯上了關係？”範閑異道：“胡人怎麼可能在宮中當差這麼久，還沒有被人發現？”

“這胡人的來曆有些厲害。”宜貴嬪想了想，組織了一下言語，解釋了一番。

範閑這才知道，原來這位死在洪公公手上的胡人刺客，是當年慶國開國之時，與西胡和親時，送過去的“假公主”的後代，雖然過去了很多年，但依然保有了慶國人的麵貌其實這次和親很有名，因為當西胡被慶國打到最慘的時候，對方曾經想求和稱臣，派了一隊當年和親隊伍的後代回到京都，隻是被慶國人堅決地拒絕了對方的歸順。

那一支隊伍後來很悲慘地回去了西胡，沒料到卻留了一位高手在京都，然後選擇了此時爆發。

“對方怎麼混進宮中當上了侍衛？手續是誰辦的？”

“辦的人早已經死了。”宜貴嬪蹙眉道：“所以成了懸案。”

範閑在心裏翹起了一根手指，自己對於這件事情，終於摸到了立體的一個麵。

“小太監還活著，以監察院地手段。應該能查的清楚。”他沉聲問道。

宜貴嬪點了點頭：“查的非常清楚。小太監是十五年前京都...那次風波中死的一位王公地後人，當年京都死的人太多，所以竟讓那王公府上的一位仆人抱著他逃了出去，當時他才剛剛出生不久。所以未上名冊，漏了此人...那位仆人應該是自殺了，然後當年的嬰兒被京郊一位農夫抱養，後來又自宮入了宮。”

“那匕首是怎麼藏進去的？”範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問題，小太監應該構劃不出來這種格局。

宜貴嬪接下來的話，推翻了範閑的想法：“三年前，小太監就負責在賞菊會前打掃懸空廟頂樓，就是那時候藏進去的，監察院已經找到了匕首的做家，確認了時間。”

範閑皺起了眉頭。小太監既然是十五年前流血夜地殘留當事人...那個流血夜自己清楚，是皇帝、陳萍萍、父親為了給母親報仇而施展出來的手段，當時慶國最大的幾家王公都被連根拔起。京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，就連皇後地家族都被砍的一根枝葉不剩，隻留下了她一個人孤守宮中...誰知道這個小太監的身後，又代表著什麼意味呢？

西胡，王公...這些人確實有謀刺皇帝的動機和勇氣。隻是...怎麼會湊到一堆兒來了？

“葉家有沒有什麼反應？”範閑很認真地問道。

“能有什麼反應？”宜貴嬪笑著搖頭說道：“葉重連上了八篇奏折請罪，更不敢回滄州，老老實實地留在府裏。連府上的親兵都交給京都府代管，小心謹慎地無以複加，就看陛下怎麼處理。”

“陛下啊？”範閑也笑了起來，“看葉流雲回不回京都吧。”

二人還準備說些什麼，忽聽著梅圓的一角隱隱傳來話語聲，便沉默了起來，開始講些旁的事情。範閑首先就抱月樓地事情，對於毅公府上的傷害表示了歉意，宜貴嬪則代表國公府那方。感謝範閑不避親疏，勇於管教小孩子，有力的阻止了國公府的將來向不可預期的深淵滑去。

主賓雙方交談甚歡，然後告別。

“說了些什麼呢？”婉兒看著宜貴嬪牽著老三往圓外走去的身影，好奇問道：“這位娘娘向來以愜喜安於宮中，怎麼看著今天卻有些緊張？”

範閑笑道：“孩子長大了，當媽的怎麼還能像以前那樣？等咱們將來有了孩子，你就明白了。”

林婉兒麵色一窘，又想到自己的肚子似乎一直沒動靜，隻是相公如今受了傷，也不好多說什麼，隻得強顏一笑，轉了話題：“外麵怎麼樣了日是逢不是鬧的天翻地覆？”

範閑輕聲將宜貴嬪帶來地消息說了一遍，看了一眼不遠處的太監宮女，說道：“風有些涼了，我們回屋吧。”

知道有些話不方便當著宮裏的下人麵前說，婉兒與若若點了點頭，使喚那些太監過來抬軟榻。

...

回屋之後，躺在那張大床之上，範閑睜著眼看著床頂，不知道在思考什麼，半晌之後終於說道：“你說葉家這次會有什麼下場？”

此時房中無人，他也不用忌憚什麼，直接說道：“宮典肯定是得了旨意，才會去洛州...而且肯定不是陛下的旨意，不然宮典若喊起冤來，連陛下都無法收場。”

他的心中寒意大作：“這一招雖然有些荒唐，但卻很奏效，太後密旨令宮典去洛州辦事，他身為禁軍統領當然要去，而懸空廟上偏生出了刺客！如果審案之時，宮典還要強說是太後密旨讓他出京，那就等於是向天下宣告，是太後要殺皇帝？...如果宮典不想被株連九族，那這種話隻好埋在肚子裏麵，吃這麼大的一個悶虧。”

林婉兒和若若都是聰明人，當然不會認為真的是太後安排的懸空廟一事。婉兒麵帶愁容說道：“你是說。宮典去洛州，是外祖母與陛下一起安排地？”

範閑嗯了一聲。

若若皺眉道：“為什麼要這樣做呢？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宮典是禁軍統領，又是葉重的師弟，他這次倒黴。葉家自然要跟著倒黴。”

婉兒心憂自己的好友葉靈兒，歎息道：“葉家一向忠誠，為什麼陛下要...”

話沒說完，大家都聽的懂。範閑歎了口氣說道：“陛下如果不懷疑葉家地忠誠，當然不會選擇這麼做，可是如今既然已經生疑，隻好選擇讓葉家靠邊站，至少京都重地，不可能再讓他們師兄弟二人把守著...問題最關鍵的是，葉家又有一位咱們慶國唯一在明麵上的大宗師。隻要葉流雲一天不死。那麼一般的由頭，根本動不了葉家。”

“所以才會用了這麼陰損，大失皇家體麵的一招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也不怕冷了臣子們的心嗎？”

“為什麼...陛下會對葉家動疑？”

“很簡單。”範閑解釋道：“陛下指婚二皇子與葉靈兒...如果葉重看的夠準。當時就應該拒婚，哪怕他認可這門婚事，也應該在第一時間內請辭京都守備一職，不說歸老，哪怕調到邊防線上。也能讓陛下心安些。”

“而他這兩樣都沒有做，所以...”

林婉兒與若若黯然點頭，若若忍不住開口說道：“這裏麵的彎拐拐真是多。”

“在北齊的時候。我就猜到會有這麼一天。”範閑說道：“隻是沒有想到，陛下會用這麼小家子氣的手段。”

婉兒忽然說道：“如此看來，那天懸空廟地刺殺，本來就是陛下意料中事？”

範閑看著她，點了點頭：“隻是不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計算之中，還是說陛下本來隻安排了其中的一項。”，

林婉兒回望著他地雙眼，緩緩說道：“陛下此生不喜行險，所以...他頂多會放一把火。”

夫妻二人沉默地對望良久，似乎都有些後怕。懸空廟的火如果是陛下安排放的，那後麵的連環幾擊，又是誰安排的呢？

範閑緩緩合上了雙眼，輕聲說道：“刺客地局安排的太機巧了，機巧的以致於，我根本不相信，這是一個組織，或者說是幾個組織能夠安排出來地單一計劃。”

“隻是湊巧而已。”他繼續說道：“隻是幾方埋藏在宮中的刺客，忽然發現，懸空廟上的情勢，十分適合他們的忽然爆發，於是，不用商量，也沒有預謀，連番的刺殺，就這樣陡然間爆發出來。”

最後，他對自己說：“很明顯，這是一個神仙局，完全出乎陛下意料的神仙局。”

離皇宮並不是很遙遠的那座陰森建築之中，陳萍萍坐在輪椅之上，一言不發，底下七位頭目也沉默著，不知道該說什麼，皇帝遇刺，除了禁軍要承擔最大責任之外，監察院也要負起極大的後果。

如果不是此時躺在宮裏的提司大人，挽救了那個局麵，或許監察院也隻有和葉家一樣，等著宮裏來揉捏自己。已經正式出任四處頭目地言冰雲冷漠著開了口，打破了密室中的安靜：“西胡埋在侍衛裏的刺客，十五年前血夜餘孽的小太監，傳說中四顧劍的弟弟，這幾個人根本不可能湊到一起，來籌劃這樣一個局麵...而且那把火究竟是誰放的，至今沒有查出來。據各處傳來的消息，北齊錦衣衛目前正在大亂之中，根本沒有餘暇來籌劃此事，東夷城也沒有籌劃此事的任何征兆。”

六處的代任頭目也冷冷地開了口：“而且四顧劍有弟弟，這隻是傳說中的事情...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是不是真的存在。”

監察院二處司責情報歸總與分析，頭目麵帶請罪之色，愧然說道：“一點情報都沒有，雖說是屬下失職，但屬下以為，要謀劃這樣一個殺局，情報來往必不可少，總會被我們抓到一些線頭，可是一個線頭也沒有！...我隻能認為，謀刺的那幾方之間，並沒有進行過真正的接觸，甚至，我想大膽地判斷，那幾名刺客之間，彼此都互不相識！”

坐在輪椅上的陳萍萍緩緩睜開雙眼，用有些渾濁的目光看著自己的下屬們，心想陛下喊人放的火，當然不能被你們抓到，至於那名西胡的刺客，膽大的小太監，鬼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，陛下與老夫又不是真正的神仙。

“這是個神仙局。”老人打了個啞欠，“湊巧罷了，哪有那麼多好想的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